

纳兰词的行世

冯 统

在校勘《饮水词》过程中，接触到一些纳兰性德词的版本和选本。兹约略叙述如下：

《侧帽词》、《弹指词·侧帽词》合刊本、《饮水词》三本刻于纳兰性德生前，今皆不见传本，惟传吴绮、顾贞观二序。这三个本子大约刻于什么年代，纳兰词集又何以由《侧帽》而更名《饮水》，是个应该探究的问题。

纳兰词集初名《侧帽》，取晏小山《清平乐》“侧帽风前花满路”句也，有承平乌衣少年、尊前马上之概。后更名《饮水》，取《五灯会元》道明禅师答卢行者语“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”之意。纳兰又号“楞伽山人”，楞伽禅法系禅学北宗代表，北宗领袖神秀倡行四卷本《楞伽》，作为印心的禅法。由极尽享乐而热衷起禅学，说明纳兰性德的心情的转变，这个转变来得突然，可能是因为爱妻卢氏的亡故，精神上打击过大，藉谈禅以求解脱。顾贞观序作于“康熙戊午三月”，是为康熙十七年（一六七八），时性德二十四岁，卢氏亡故十个月后，可为词集更名原因之佐证。此年顾贞观与纳兰相识二年余，知《弹指词·侧帽词》合刊本刻于康熙十五年至十六年（一六七六——一六七七），《侧帽词》则刻于康熙十五年（纳兰二十二岁）前。另据杨芳灿钞本序云“所著《饮水词》，仅百余阙耳”，知《饮水词》收词不多。《饮水词》之刻，有可能是将《侧帽词》删汰修订，连同新作一并刻入。

《今词初集》两卷，顾贞观、纳兰性德同编选，康熙十六

年（丁巳，一六七七）刻本，有鲁超序。选录纳兰词十七首，是年还未有《饮水》之刻，十七首词多应在《侧帽》。时纳兰年二十三。张任政（字惠衣，海宁人）撰《纳兰性德年谱》谓“有鲁超序于康熙三十年”，误。

《古今词汇》，卓回编，第三编为清词。康熙十八年（己未，一六七九）休园回撰凡例六条。三编分九卷，按调分。收纳兰词十二首，多与《今词初集》合。纳兰时年二十五岁。

《百名家词钞》，聂先、曾王孙同辑，收录一一八家，康熙绿荫堂刻本。内有《饮水词》一卷，所据当为康熙十七年刻的《饮水词》本，选录六十四首。此书序后不署年月，序中有“国朝四十年来”等语。由顺治元年（甲申，一六四四）算起至康熙二十三年（甲子，一六八四）是为四十年，知刻于康熙二十三年前后。是年纳兰三十岁，次年即下世。

《瑶华集》二十二卷，蒋景祁撰次，选收五百余家，康熙二十五年（丙寅，一六八六）天黎阁刻本，有宋萃序，顾景星后序，按调分。选纳兰词三十九首。“词人姓氏爵里著作表”注有“《侧帽》、《饮水》”字样。校对之下，可见《侧帽》面貌最多。是集刻印时，纳兰已下世一年。

《通志堂集》二十卷，其中词四卷，三百首。康熙三十年（辛未，一六九一）刻本，有徐乾学、严绳孙序。四卷词既非编年体，亦非按调分。徐乾学序云：“余里居杜门，检其诗、词、古文遗稿，太傅公所手授者，及友人秦对岩、顾梁汾所藏，并经解、小序合而梓之，以存梗概，为《通志堂集》。”四卷词可能是《饮水词》加上明珠、秦、顾等人提供的一些集外词编排而成。

《饮水诗词集》诗二卷，词三卷，康熙三十年（辛未，一六九一）张纯修刻于扬州。张纯修序，序中有“此卷得之梁汾手授”语，每卷首有“锡山顾贞观阅定”字样。存词三百零三首，排次与《通志堂集》相同，惟增词四首，减《金缕曲》一

首。较《通志堂集》所增四首，两首副题皆有“见阳”名，另一“咏史”想必也是写赠张见阳者。《满江红》，为题曹寅《栋亭图卷》，张见阳与曹寅交好，曾为绘《栋亭夜话图》。四首词皆张纯修所藏，明珠、徐乾学、秦松龄、顾贞观所未见，故未排入《通志堂集》。排次与《通志堂集》全同，又有“梁汾手授”、“锡山顾贞观阅定”等语，知《通志堂集》四卷词也是顾贞观订定。

另有道光二十五年（乙巳，一八四五）张祥河序本《饮水诗词集》，系张纯修刻本翻刻，与张刻本全同。

《草堂嗣响》四卷，康熙四十八年（己丑，一七〇九）辟疆园刻本，按调分。性德词据《饮水》，选录四十七首。

《昭代词选》三十八卷，蒋重光辑，乾隆三十二年（丁亥，一七六七）经锄堂刻本。纳兰词在卷九·康熙朝之三，据《侧帽》、《饮水》共选收一〇一首。

杨芳灿钞本，不传，仅存嘉庆二年（丁巳，一七九七）杨氏序。

《国朝词综》，王昶纂，嘉庆七年刻本，有王昶序。卷六存纳兰词三十一首。此书较为粗疏，三十一首词中副题误植有三处。另作者小传云“正白旗人”，一般史料、笔记都写作正黄旗人，不知是王氏的疏忽，还是历史上别有曲折。作品显据张见阳刻本选录，原因有二，一为小传云“有《饮水词》三卷”，三卷本《饮水词》惟有张刻；二为将张刻本独出之《菩萨蛮》“过张见阳山居赋赠”副题误植所选其他词上。

《国朝词雅》，嘉庆刻本，卷十三有纳兰词二十四首，注明据《侧帽》、《饮水》以选。

《饮水词钞》上、下二卷，袁通选录，嘉庆小仓山房刻本，无序跋（此本为李一氓同志藏，后有李老手跋，叙述《饮水词》版本源流），选词二百十一首。袁刻显据张见阳刻本选钞，不仅排次可按，还收了张刻本独出之《瑞鹤仙》一首。

另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室藏有官氏清钞本《饮水词钞》二卷，排次、改易皆与袁氏刻本相同。

《纳兰词》五卷，补遗五首，汪元治编辑，道光十二年（壬辰，一八三二）结铁网斋刻本，有汪氏后跋云“汇得三百二十三阙”，其实共汇得三百二十六首，汪氏少算了三首。后跋又云《通志堂集》词三百四阙，亦误。汪元浩跋云：“余弟仲安（即元治），从王丈少仙假得先生《侧帽词》。”知汪刻包括《侧帽》。汪元治后跋云“亦有一十九阙为全集（指《通志堂集》）所未载”。这十九首词大部分当是两次編集时（康熙十七年纳兰自编《饮水》、康熙三十年顾贞观订定《通志堂集》中四卷词），对《侧帽词》的删汰部分。是书原为李慈铭藏（现归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室），有李氏手跋数条。

《饮水词》一卷，选本，道光二十六年（丙午，一八四六）金梁外史序。选词一百二十四首。序中谈及选本所据之底本为“诗二卷、词三卷”，知所据为张见阳刻本。

《纳兰词》五卷，补遗一卷，光绪六年（庚辰，一八八〇）许迈孙娱园刻本（即榆园丛刊本），有张预序。五卷词悉翻汪本，补遗较汪本多十六首。张任政撰《年谱》谓“惟补遗二十一阙，为他本所无”。张先生未见过汪刻本，此是将汪刻本补遗五首误算在榆园本上。

《通志堂词》，陈乃乾编《清名家词》之一种，开明书店印行。据《通志堂集》为正编。以汪刻、榆园丛刊本作补辑，另据他处补三首，总曰《集外词》。集后有陈乃乾小跋谓：“总三百四十七阙，较汪本多五阙。”误，应为较汪本多二十一首，较榆园丛刊本多五首。

上海图书馆一九六一年编印《词人纳兰容若手简》朱彝尊跋有《浣溪沙》“郊游联句”一首，末句为纳兰所续，此首亦见于朱氏《曝书亭词》。

另传有万松山房本《饮水诗词集》，未见。张任政撰《年

谱》谓：“仿张纯修木刻，首页有锡山顾贞观阅定一行，合订一本，不分卷数，有康熙三十年鲁超序。”题名《饮水诗词集》，仿张刻，首页有“锡山顾贞观阅定”一行，合订一册，不分卷数，是道光二十五年张祥河刻本的形制。另外，张纯修刻本张序作于康熙三十年秋仲，何以三、四个月间，鲁超又序而仿刻之？张《谱》恐误。

另有《饮水词笺》，李勗（字志霞、乐清人）编注，民国二十六年（丁丑，一九三七）南京正中书局出版。有叶恭绰题签，龙沐勋序。此书“小传”、“年谱”、“词评”、“丛录”、“遗著考略”悉抄张任政撰《年谱》，只有张《谱》自序未被抄用。《谱》中张任政按语悉注为“张任放语”。“政”“放”或是字形之误。增补若干条则注“勗增”“勗补”。如此大规模抄用别人著作，竟不注明撰者、出处，殊不足取。

北京图书馆所藏清南监书

北京图书馆所藏之中文古籍来源颇多，其中清南监书应是基本来源之一。清乾隆二年（1737）刑部尚书孙嘉淦管国子监事，因原有的号房损坏，无法住人，奏请给国子监以南的官房，让助教及肄业诸生住，这就是南学，也就是南监。以后经嘉庆、道光、同治，至光绪二年时学生最多，共60名。但因为管理不好，入南学的人越来越少，同时，“监生”又可以化钱捐纳，这样，南监事实上就停办了。国子监在清设立大学堂之后也废除了。南监的图书先是移交京师图书馆，后即归北京图书馆。

南监之图书经过清点，盖有长约12厘米的长印：“国子监南学书（光绪九年二月查过，准部，齐全）”

由京师图书馆移交北京图书馆时，钤高约3.3、宽1.8厘米之印：“民国七年由清监移藏图书馆”，现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宋王应麟撰，清翁元圻辑注的《困学纪闻》就是这种情况。虽然是简单的两个收藏章，却也看出了图书典籍的流传过程，使人们知道了这些书籍的流传情况。

薛英